



九岁那年的那一天，放学回家，当娘把窝头和米汤端上来时，我一看没有下饭的菜，就嘟着嘴坐在那里不吃也不动。娘早猜透了我的心思，说：“好孩子，先将就这一回吧，今天实在弄不出菜来给你吃了。”

我觉得委屈。以前也常有没菜吃的时候，娘就把白面调成面糊放点盐炖碗面酱当菜，或把酱油、醋兑在一起淋上几滴油花儿，用山芋面窝窝头蘸着吃，也能凑合一顿。可这段日子，家里连一碗白面也找不到了，盛盐的罐子也空了，装酱油醋的瓶子也底朝天了。以往到了这步境地，娘就会给我两毛钱，让我去镇上的酱菜铺里买咸菜。回来切成小片，放进汤碗里一样吃得津津有味。我跟娘要钱，又想去买咸菜，娘迟迟疑疑地说：“咱家没钱了。”我不相信地说：“我知道窗台上那个瓦罐里有钱。”娘面有难色地说：“那钱，是要交给组织的，好不容易攒够了，不能动。”我不管什么组织不组织，只知道没菜的饭咽不下去，我开始抽泣。娘见我掉泪，心疼得连连跺脚，说：“好孩子，听话，改天等咱家的鸡下了蛋，煮一个给你吃。”我噙着嘴说：“你糊弄人！等鸡下蛋了，你又该拿它去换盐了。”“这回不换盐。”“不换盐，你又该卖了鸡蛋买酱油醋了。”“这回也不买酱油醋。”“不买酱油醋，你又该拿鸡蛋去换小葱了。”“也不换小葱，这

娘是党员

李阳波

回先煮一个给你吃。娘说话算数。”我极不情愿地端起碗开始喝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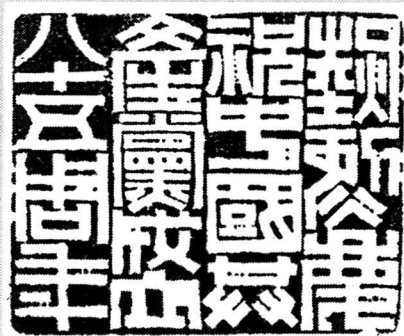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一个络腮胡子的人拿了本子到我家来了。娘赶紧从瓦罐里拿出一沓子毛票来，点了一遍，递给那个人。娘说：“咳，想多交几毛钱，可就是凑不上来。”那人说：“能按时交，这就已经不错了。有个别党员，得我三趟两趟地催哩！大家的日子确实苦啊！”说完就告辞，走到我身边还摸了摸我的头。我跟着他走到大门外，把着门框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人拿着我家那一大沓毛票越走越远。我“啾”地一下把手里的筷子扔到地上，“呜呜”地哭起来。娘没做声，从地上捡起来洗干净了，又递给我说：“别哭了，汤快凉了。为了攒这几块钱党费，娘知道让你受了不少委屈，可娘是个党员啊……”

娘是党员？我用一双泪眼仔细打量着娘。我想起电影里那个被敌人严刑拷打、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江姐，也想起课本里那个死在敌人铡刀下的小

英雄刘胡兰，难道娘是他们那样的人？可从没听娘说过什么豪言壮语，也从没见过娘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，我觉得娘有点像又有点不像。

直到娘去世那天，有那么多人来给她开追悼会，镇政府的、村委会的、村里的全体党员，我才知道娘年轻时是村里的先进分子，曾领着姐妹团到处慰问宣传，成立大食堂那阵，娘是食堂主任，后来娘又当了第九生产队的包队支委——正像那篇悼词里说的“她一生忠诚党的事业，听从党的安排，平时为人厚道，和睦乡里”。是的，娘只是偏僻乡里的一名普通党员，没有豪言壮语，没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但我觉得娘的一生，最伟大的地方就在地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名党员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丰县孙楼镇党委）



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

甘肃省金塔县财政局 王新春篆刻